

美人册

阿坚

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美人册

阿坚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册 / 阿坚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
2003. 12
ISBN 7-5002-1980-6

I. 美... II. 阿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5950号

美人册

著 者: 阿坚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39号

邮政编码: 100072

电 话: (010)83891765 83893585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 171千字

印 张: 6 彩插: 20页

版 次: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02-1980-6/I·325

定 价: 20.00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莫

阿坚简介

阿坚，别名大踏、赵世坚，笔名莫斯、阿蹦、伊君等。男，汉族，1955年生于北京，老家崂山县。当过5年钳工，半年中学老师。1983年5月退職，以写作、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而谋生。

人

册

2011

12

目 录

小佳姑娘	001
津津姑娘	016
丹琦姑娘	041
小来姑娘	075
小香姑娘	122
宁宁姑娘	179



小佳姑娘

小佳姑娘

十几年前，谭吉和我没什么钱，又有些文学或文化的心思，加上当时是清明前后，花开草生，在见了几个文学青年，尤其是两个文秘中专的女诗人之后，谭吉咳嗽了两下，说：咱们弄一个文学稿件社吧，负责向文学杂志推荐好稿子，每千字的推荐费两毛。在座的都挺兴奋，纷纷乱说：文学青年投稿无门，全国至少十几万，百分之一让咱们推荐就一千人呢；咱们同学不少在杂志报社，平均每人两千字，一千人乘以两毛，那是两百多块呢，这是一个月的；半年内哥几个得收个三千多吧。

小佳姑娘就是那时把四千字的散文、八十行诗连同玉照寄来了。哥几个午后去谭吉家的大厅拆信，时常就有照片掉出来，哥几个品评而笑。那天约十几张照片，女的七张。谭吉把着一个最年轻漂亮的照片，对我说：大泰，这小丫头可以呀，也就十六七吧——重点培养一下。她叫×佳，成都人。

两三天后，谭吉看完了这文学少女的稿子，对我说：高二的水平，但有点小妾的幽怨，你给她改一道诗一篇散文，给《广州文艺》的××寄去吧。

小佳这名字连同她的照片上的形象我便记住了。她的稿子我没改，先给她去了封信，大意说不要着急发表，尤其像你这样聪明漂亮的人。小佳的形象在照片上也比较淋漓：长腿长发，脸白眼黑，肩与胯适中，胸部上下略有阴影（证明它俩不矮吧），高领衬衣，女西服，相当可爱的小妹妹。

后来她大概又来了四五封信夹了一堆稿子，信上也说要来

京找我们这样的老师请教，以及她在成都也欢迎我们去。因为其诗文并不极有才气，加上半年也没目睹，我也就淡然了。

不久（约一两个月后），我去成都地理所办点事，行前写了信给小佳告之我住哪儿、电话多少。到蓉后先被川大的朋友接去住了一周，等去地理所朋友家住时，朋友老婆说：这五天天天有一个叫×佳的姑娘找你。

我在那地理所住下了，要写东西，那房东哥们儿就回川医（华西医大）的父家住，给我留了不少机关食堂饭票。果然中午电话又响，是小佳打来的，哟，她的口音比形象差得多，发音有点扁，加上川味普通话，我感觉电话那边的姑娘小个儿扁脸戴眼镜。我便没太热情，说我正忙，过两天再联系吧。

她跟我通话后的第四天下午来到地理所大门口，我去迎的。一看是相片上的人，当时是夏初，她白短裙、月青色无领短衫、半高跟皮鞋。再一近，长势喜人的少女，如胸如臀如大腿小臂都很到位。

我可能嫌成都闷热，穿大短裤小衬衫就与她见面了。她先开的口：老远我就觉得你是大秦，我去过北京胡同，那儿的人都这样晃来晃去地走道——找你好着急呀，你不说×日（一周前的一天）就来么，你们北京人说话真随便呀。

把小佳领进我的住处，拿冷饮开电扇，我燃上烟，便与她聊起来。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双膝相促，但她笑的时候一放松，我见她短裙内有白光一闪。于是我的话从文学到历史，从北京到四川就频频闪光了。

她拿起我的烟盒抽出一根，我愣一下，她自己点了。我发现她不会抽，吸半口就在口腔里转一圈，再很抒情地吐出来。

一会儿我们去地理所门口的饭馆吃饭。啤酒挺凉，小佳也让人眼爽，她的皮肤细白，以至眉毛有些发褐。她笑的时候，嘴唇并不极对称，这反而使左腮现出半个笑靥。连吃喝带聊，一下就十点了。我说：你该回去了吧。她说：再聊会儿也行。我说：住我那儿也行，两间屋子呢。她说：也行。

回去后自然又聊了会儿，我讲了讲稿件社的事，她讲了她正上着大專的轶事，总之离那些世界文学大爷们远了。她说她打算一毕业就去北京专搞创作，说还需要我帮助啥的。我当然

满口应诺。她的脸上发出粉白的亮光，仿佛理想之辉，这可真是一点亏和伤都没受过的原装少女呀。那年她17岁。

由于那间稍小的屋子的驱蚊器没找到，加上我也没努力找，在我的提议下，她也和我睡在大屋的大床上了。她仍那样短裙短衫，我裸着膀子。人一躺下，加上光线暗，她聊得就有点儿远，讲了她外婆家是某县的书香大户，家里有过不少韵事啥的。我则侧着身一边胡乱感叹一边观赏她。她躺平了的姿势，显得胸也平平的了，身上最鼓的部分便是被短裙遮住的耻骨处。我把右臂伸到她的脖后，小臂一卷，她也就变成侧身与我胸贴胸了。暂时不知说啥，我的下身有点儿先骚动后撑起，我不得不把屁股往后送送，以免那里触着人家。

我不是一点不想，只是觉得有一个少女在你胸前陪着聊天已经够美好了，再说她还小，再说咱也不能从文学忽啦一下就降到下流吧。她的前额就在我的唇边，我想：不着急吧，她不以后还要去北京么。我把始终放在自己膀上的左手放在她的后腰上，缓缓拥抱了她一下，说：睡吧，明天再聊。我撤出两手，想以自己最习惯的“侧姿虾式法”去睡，半天没睡着。她倒一动不动了。我又换成“扶丹田叠踝法”才迷迷登登到天亮。她早上走时，裙子都压出皱纹了，弄得我送她时都不太好意思。她倒特别高兴，在公共汽车站临别握手，她用两只手握，还说：达泰老师，你真好。车走后，我回去补睡，一边怨自己：你这不等于浪费了一次春宵么，真猥琐。

一年半后，小佳拎两个大旅行包来北京找我了。我小屋的另一张小床上有些女式衣物，小佳看了看没说也没问。放下行李我们去吃肯德基，我打电话让谭吉也来了。本来我是想让小佳住谭吉那去，可他悄悄对我说：虽然房间多，但怕我女朋友见着小佳吃醋，男的住没事，要不你来我这住，让小佳住你那儿。我说：我最近屋里也忙着呢。

席间，小佳说她这次来了就不走了，还说她手稿带了就有一书包。我说：从手稿到它变成生活费用，最快的周期也得一个月吧。谭吉也说了什么先安排好生活和挣钱的工作再安排写作，什么北京的外省文学青年成千上万竞争很激烈。小佳很自

信，我们说什么她都说知道，还说她带了三个月的生活费。最后她还说她来北京还是大泰老师鼓励的。谭吉坏笑地看我，又对小佳说：对，让达泰好好给你安排吧。

头一晚，我胡乱给小佳找了个朋友家借住。第二天打通了一个让我帮他介绍女朋友的哥们的电话。他家三室一厅，除七八柜子书，各类电器俱全，厨房设备也很现代。我这哥们也是名校名系的，身材高，诗文水平也都不低。他请小佳和我吃接风饭，气氛融美，我看出双方都很满意。小佳说：我会烧菜，住你那儿不会给你添麻烦，一听说你那书儿多，我更高兴，我住最小那间屋子就行。那哥们也宛宛地说：住哪间都行，咱们互相帮助嘛。

我跟那哥们提前嘱咐过，说我没跟小佳说是你俩谈朋友，她既然对你印象不坏，你又文学功底比她强，这谈文学比谈恋爱还能更快进入实质呢，别太猛了；外地女孩儿到北京无家无亲，你提供她一间房子一种文学气氛就足够她感激你了——千万别老请她吃饭。

我帮着拿行李送小佳去那哥们家的路上，小佳还幽幽地说：我本以为能住你的小屋呢。我在地铁车厢里把她往我胸前拢了拢说：不着急吧，我知道你信任我，但这哥们家条件更好，适合写作，再说他也挺可爱的吧。她说：还可以，我没想那么多，不过我不太喜欢戴眼镜的男人。她又特意告诉我，她来京前跟男朋友吹了。见我略愣，她又说：这是我吹的第二个男朋友了。我这次审视她的眉毛，想看清她的“吹”前史。这是我一哥们教我的，看姑娘的眉毛便知她是否交过男人。不过，我没学到家，看不太出来，只是见她的脸光不像一年半前的那么呼地往外冒了。估计她已是跑了光的姑娘了。不过她的胸又大了一圈轮廓。

第二天中午，胡同口的老太太让我去接电话，说是一个叫×佳的女的。小佳传来的声音说不想住那儿了让我帮着另找地儿。我问啥原因，她也只吾什么不习惯给人添麻烦，并没说清。她让我去地铁站口等她。我知道啥事了，便说：那你不许搬行李，刚有点小小的不合你就搬行李退场，这等于污辱我那哥们。她还在电话里辩了一句：谁污辱谁呀。

见面后我才知道了具体情形。小佳较懂礼貌，知道我不爱听哥们儿的坏话，所以没说得太细。大概是他俩谈文学谈到半夜，他后来想亲她，她没让。我估计半夜后的情形比小佳说的要复杂，甚至略有激奋与激烈，因为小佳脸色更白了，且说话的口气恨恨的。

我直接批评小佳道：还不赖你？到了晚上十点你就回自己小屋休息不就清静了，你谈文学谈到半夜，搁在我身上我也会想亲你呀，自己不自重，不能怪男人。小佳小辩道：亲一下就亲一下，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，可他——我说：多想人家的好吧，你一个外地姑娘，他让你免费住他家，他又是中文系的硕士，他家是你多好的立足之地。

小佳说想我去小屋坐坐，我说不方便，把她领到地铁站边的冷饮店。她也像我一样要了啤酒，又要我的烟抽。她说：我现在可不是特封建的人，既然我住在一个单身汉家里，如果有感情了也不是不可以什么，可也不能第一天就怎么样呀，那我也太下贱了吧。

最后我劝她说：再多住上一周，我给你找新的地方住，现在搬太不给我哥们面子了，不能显得像逃离虎口，记着，这些天别再谈文学到半夜了。临别为了安慰，我拥抱她一下，她竟带了一把劲，像小妇人那样拥我的身体。

搬家时，小佳又不太想搬了，说这些天写的不少，一点没受干扰，还说我那哥们老主动做饭，进她房间先敲门啥的。自然小佳请客，在楼下饭馆谢了那哥们，我也在。桌上大家聊得很好，很文学嘛。我那哥们盯着小佳的眼光略有委屈。我悄悄跟他说：好姑娘有的是，下回我再给你介绍一个，不过咱们上来不能太性急。他略有愧疚地跟我干杯，又转对小佳说：欢迎你随时再搬回我这儿。小佳也说：好吧，我还真挺喜欢你的书房的。我笑道：有俩女大学生还喜欢他的卧室了，但他不让她们喜欢呀。

我和谭吉帮着小佳拿行李去谭吉家。假装小佳是我的女朋友，谭吉的女友倒是很高兴小佳能在他们那儿住。稍后我和谭吉还是跟小佳谈了一次话，大意是女孩子在北京闯荡首先要自立，先生活后写诗。我们劝她去工作，说也算深入生活呢，从

最基层的干起，先别想着去大公司干秘书。我告小佳，说：先去卖服装吧，你身材好，卖哪个就穿哪个，保证销得好，提成多。

几天后，小佳很轻易地在西单特别商城当上售货员。我去那店里看她时，她穿着一身时装（样品装）正旁若无人地看书。我没惊动她，退出来，我估计她卖不了几天了，因为前一天，她还给我看她写的诗，大意是漂亮的衣服里既有丑陋的肉体也有丑陋的灵魂。

那家店是半月发一次工资，小佳干到第六七天便说不去就不去了，工资也不要了，说是与那些庸俗的售货小姐们在一起实在受不了，还说那个部门的经理也让她觉得恶心。

后来谭吉帮她联系了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，但工资极低。她开始还说很好，看书方便，没几天又说太琐碎、抄卡片太烦人。谭吉对我说：小佳来北京是想直接当文学家直接享受成功的生活，咱们不是让她卖衣服就是登记图书，她窝囊呀，其实她更适合给诗人当情人啥的，可你最近又没空额。

我跟谭吉对小佳的“先挣钱后文学”的说教终于让她烦了，她自己找到了分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学，便搬到她家去了。那女同学是学理的，对会写诗的小佳挺崇拜，自然食宿很优待。

过了半个来月，小佳打电话约我见面。她带来了一叠新写的散文和诗，说让我帮她去引荐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郭品，我逗她说：郭品都结婚了，老婆比你漂亮，我还是给你介绍个未婚的文学名人吧。小佳打我一拳，说：你就是想把我安排出去是不是。

我们先在郭品家吃饭喝酒，郭品对小佳很亲切，但翻了翻小佳的诗也没大夸大赞，这一点与我和谭吉一样，但却让小佳可以随时来玩。郭品饭后有游泳的习惯，他老婆还说今天凉别游了。但小佳响应，说她也特爱游泳。于是郭品和我们俩去了八一湖。我不游，说在岸上看衣服。见小佳穿着郭品老婆的小号游泳衣，显得哪儿都兜不住，上面露着半拉乳房，下面露着胯肌头儿，挺可观的，我忍不住笑。

她和郭品都只会蛙泳，向湖中心游去，然后在那儿兜圈，不时传来笑声。他俩是并着肩游，半天不回，我都有点儿吃醋了，

向他俩喊：鸳鸯们，小心有鲨鱼。他们可能没听清，小佳还回话喊道：杀什么驴呀？

上岸后，小佳身材毕露，那件游泳衣不过是她蓝色的皮肤，鲜活得直流水珠呀。她用双手托出了被屁股沟吃进的泳衣后下部，但还是没遮住那两个臀峰。郭品的情绪很好，更衣后向小佳推荐一条散步的树林小径。我半远半近地跟着，有点像保镖，又有点像窥情者。当晚我送小佳去汽车站，路上夸了她的身材，说那才是诗，比她写的诗好多了。分手时我很过分地拥抱她，直至双胸有挤压感。

后来，我身边的写诗弄文画画的哥们，小佳差不多都认识了。我也不知她与他们中的谁好到了什么程度，谭吉还问我：大秦，小佳这笔“钱”，你还一点没花呢。我说：不着急吧，三五年内她丑不了，她是“活期”，我随时可以取出花。

在成都借给我房子住的老苏来北京了，说让我带他去爬不是旅游区的长城，我就把小佳也约上了，并告诉老苏：小佳也在你家住过呢。老苏想起什么似的说：那次我老婆还说，肯定是达泰带女的在咱家过夜了，凉席上有别的女人身体的味儿。

当时是夏天，小佳穿的是白短裙和高跟鞋。那段叫黄花城的野长城，开始台阶还能凑合走，过了四个烽火台后，便陡了，砖也松了，城墙上还有很多扎人的棘荆。老苏雄心勃勃，说要走到最高的烽火台露宿。小佳走得慢，白腿上已划了几个浅红的道子。老苏说：这是破坏美丽呀。我说：把你的裤子脱下来给小佳保护美丽。老苏说他里面的裤衩太小，不能露着穿。我当时穿的是短裤，却穿了一双白线袜。我将袜子脱下，撕开袜头，让小佳将这两个袜筒套穿在腿上。还行，下到脚踝，上过膝盖，小佳像穿了紧腿裤似的。她的脸又美了。

往上更陡了，老苏得在上面拽，我在下面托举小佳，才能三人共进。因她的裙子短，我留神不留神也能看见那裙子里面，总是白晃晃的。有时我在下面托举她一把，直接托在了她的臀上，真热乎。我说对不起。她说：讨厌，心里有鬼的人才说对不起呢。老苏也笑说：达泰心里就是有鬼，他为什么老争着要在下面托举你。我说：这里危险，当然让我来了。

天黑了，也没爬到最高的烽火台。我们打算在刚到达的这

烽火台顶露宿。去拢了些柴草，把碎砖摆出一个平台，又拿出了饮食。一点不冷，月色下的群山我说像趴着的一群黑皮肤的女人，老苏说：天黑你就想女人了吧，这可没有凉席呀。小佳和老苏吃得很少，然后每人去把着一个墙角，我仍坐在那慢慢喝啤酒。

月光很亮，能看清啤酒瓶上的商标。小佳在往本上写着什么，估计是诗，因为她一会望望月一会儿瞄瞄那发出灰白光亮的长城，月光在她的额头和鼻尖有反光。我略有冲动，坐到她身边想搂她，她说：等会儿，我还没写完呢。我假装不在意地说：这长城诗还用写么，张嘴就来呀。她说：那你来呀。

我便出口道：长城是北方高地的一趟列车，载着私奔的男女。小佳说：没劲。我又道：长城是一条巨龙——（小佳又插说更臭），我又续道：巨龙拉的一条巨长的屎。小佳这才说不错。老苏正在那儿眯眼站桩，两手心上朝月亮。我说：他站在龙屎上采月呢。老苏不理我俩。

一小时后凉风起了，点篝火柴禾又不经烧并且烟太呛。我们决定下山。我搀扶着穿高跟鞋的小佳，见她有点紧张，便告诉她：爬山穿高跟鞋等于踩平地，因为脚掌是平的，下山穿高跟鞋是芭蕾舞练功法，基本是垂直着脚尖走哇。估计她脚磨得挺疼，我说我扛着你走吧。她说：来吧。我于是用右肩对准她的肚子，一扛，她大腿垂着就趴在了我的肩上。她笑着要下来。老苏说：过去抢亲都是这样的。

沿着一条小路，一个多小时后到一小村，借宿老乡家吧。可敲开的那家，屋里又热又熏。我们只好露天睡在村边的打谷场，山下倒不冷，加上又有很多麦草。后半夜略冷，我身边的小佳有点抖，我说我帮你取暖吧，就把她搂过来。我们胸腹相贴，小腿纠缠。她说好多了。我也不热，光盼天亮了，没多余精力感受胸腹前这个肉体如何，只是觉得比较挡风，我那个小东西更是冷得缩在窝里。

又过了一年，其间她找到了一个销售计算机的工作，我们也一两个星期见一回，好像没有一次是我俩单独在有房间的地方玩，不是大家聚会，就是吃饭馆或街上。我也不止一次跟她说，找机会我们好好呆一夜，她只是笑。

拉萨的好哥们胡子来找我了。我们出去喝酒，他说约个姑娘吧。我打电话叫小佳来了。小佳让胡子大喜过望，又加点了更贵的菜和啤酒，又妙语迭出。胡子形象也绝对硬汉风格，络腮胡，宽厚肩，牙白眉黑。喝到晚八点，胡子又邀小佳去他的朋友家再喝，我也去了。又喝到十点，胡子的朋友也对小佳大献殷勤，有的已经借醉去摸小佳的腰和腿了。胡子一拍桌子，叫道：只许看，不许摸。

小佳不胜酒力，一脸娇红，一边说：我最不喜欢小偷小摸了，我什么没见过呀。我问她：太晚了，你跟不跟我走呀。她说：今晚跟着感觉走。我出门时胡子送我，我对胡子说：别弄出麻烦来。胡子从左右屁股兜各掏出两个彩色的方塑料纸袋，说：不会的，我带着呢，你就回家祝福我们吧。

隔了两天，小佳打电话告诉我她要 and 胡子去白洋淀玩一周，我嘱咐了她注意健康和安全措施，她在电话里大笑说：你瞎操心呀。

也就三四天吧，胡子一人来找我。我说：这么快就玩回来了，小佳呢。胡子说：她差点没死了，你怎么早没告诉我她有病呀。他大概讲了：小佳在去保定的火车上，无缘无故忽然不醒人事，脸色煞白，口吐白沫，跟死了差不多，用喇叭喊遍了列车才有一位医生过来，说她是严重贫血型休克，是劳累过度，灌进药去一个小时才醒来。

胡子说：吓坏我了，这一大活姑娘死在我手里，太可怕了——我还以为她身体比我还好呢。我追问胡子：这几天，你和小佳睡得特少吧——贫血不算病，就怕几天不睡觉！胡子抓了抓他的胡子，说：她比我还猛呀，这也是我这几年在内地城市见到最好的“赛克斯”，可她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。所以到白洋淀她整个成了疗养，我成了护士——我可不敢碰她了。

大约一个半月后，小佳才跟我联系，电话里她说：我想告诉你一个事。我说：我知道，是那个什么了吧？！去医院了吗？她说：你能来么。

当天下午我从业余研究中医的谭吉处要了些补血益气的药，就去了小佳的住处。她的那个北京女同学开的门，那是个娇小优美的南方形象的姑娘。她告诉我她已陪小佳去医院做完了。

小佳坐在沙发上装得像健康人一样，但脸如白纸，下眼睑青黯，她张罗着给我倒啤酒，被她同学接应过去。

我问：胡子知道了么？小佳说：没告诉他。我说：你倒是个挺仗义的女孩子。她倒夸了好多句胡子，大意是这样：又有才气又有身体的人太少，他像古代英雄一样。我冷笑地打断她，说：也是床上英雄吧。

小佳又笑笑地说：贫血休克，差不多每年都得犯一回，没大事，把胡子吓坏了，我醒后他管我叫妈，说你饶了我吧。谈起这次去医院做的事儿，小佳轻松地说：没事儿，以前我在成都就做过一次，这次比上次疼得轻多了。

几个月后，胡子来京，我们见了，我谈起他和小佳的小事故。胡子说：要知道怎么也给她寄几百块钱来，反正你替我兜着吧，不过这丫头以后是不能干了——上回我遵你的嘱咐，上着保险呢，难道我的子弹能穿透保险。胡子带来了他编的杂志，上面登有小佳的《游白洋淀》，他说：我不好意思见她了，你转给她吧，这对于她就算补药呀。

又过了半个来月，小佳要回成都，我估计是经济窘迫且身体须休养，她跟我说是家里帮她找了一个计算机公司的工作。我劝她回去先务实做些挣钱的工作，文学嘛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太急。她问我《游白洋淀》写得怎么样。我说：一般吧，太情感化了，看来你还真爱上了胡子了。小佳又告诉我：女孩儿不爱上他可能挺困难，连我的那女同学也喜欢他，有两晚胡子和我都住在她家，可能晚上还是有动静传进她房间，半夜我去卫生间，我发现她没睡——胡子这坏蛋还说把她也拉进我们房间一起睡得了呢。

一年后，小佳光光亮亮地又回了北京，说是调在那家计算机公司的北京办事处。一起吃饭后，我邀请她去我小屋，因为我小屋已没有任何女人的衣物——哪怕一个发卡呢。她也很得意地跟我说笑，讽刺我过得真素——连素馅包子都不是，是干馒头呀。我讪讪地说：你要没住的地方，这里可以给你架一个小床。可能我的表情太猥琐，小佳只是哈哈地笑。

她告诉我公司办事处租的是饭店，住的是客房带卫生间的，她说：女孩儿要想搞文学，没钱没房可不行（我插道：没男人

也不行)。男人有的是，这次在成都一年，我又交了几个小男孩儿，我比他们有钱，也比他们写得好。她侃侃而谈时，我观赏她来着，有点冲动的意思，我估摸她不会拒绝我吧。

找了个什么半荤的话茬儿，我就去拥抱她，她只是笑着略有投送，我伸手去乱摸时，她说：今天不行，过几天吧。我又不宜立即撒手，只好亲了她一下唇，就像没吃上肉的人只得吃一口咸菜了。

几天后我又约她来了，我当然是怀着一肚子坏水儿。我俩往床沿上一坐，我说：亲爱的，我可等了好几年了，一直舍不得动你呀。小佳一副特感动感激的样子，说：你对我好，我都记得呢。两人一通乱亲乱摸。

我没料到她先脱的是上衣，只一把就连羊绒衫带背心都脱了下来。她看着先脱裤子的我就发笑。

她衣服里面的各部分，长得几乎无可挑剔，有点让人乐晕了——但我没晕。我比较传统地光照顾下面，她却一把拽下我的脖颈而伸出唇舌。她接吻挺狂，运舌之功不在男人运腰之功以下。

下面还没怎么过瘾，她又一把将我翻到下面，她说让我歇会儿让她来。哦，我直喊让她慢点。我就像一条快糟的自行车内胎，打气不能打得太猛，真经不住她这样的频率和力度，我就觉那条内胎啪就破了——气一跑，胎能不瘪么。

她一愣，我直说对不起。她倒勉强笑笑，说没关系没关系。盖着条单子我俩聊天，比如我讲我们几年前白白躺了一夜，比如前年我俩为互相取暖在草垛里抱了一夜，以及一些胡子的黄色故事。勉强强我又来了点兴致，她试了一下我的，说：不会比刚才那次好，算了吧，聊会儿天得了。

约一周后我们又搞了一次，这次她倒全听由我的，一副不图享受只为人民服务的姿态和表情。她不再狂吻，也几乎没激动，仿佛是在打工，让老板高兴了就行。我就像老板老了，高兴也高得比较低。也像一个比较低级的食客，明明吃了生猛海鲜，而只尝出了荤味。

接着我俩去饭馆吃饭，她偶尔蹦出一句话，说：达泰，原来你是这样呀。我当时没明白，追问啥样，她只说没什么便为